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墨莊漫録　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墨莊漫録卷八

宋　張邦基　撰

宗室令穰大年善丹青清潤有奇趣少年讀書以唐王維李思訓畢宏韋偃皆以畫得名乃刻意學之下筆便有自得一時賢士大夫喜與之游皆求其筆亦頗厭其誅求慨然嘆曰懷素有云無學書終為人所使欲絶筆不為但名已著終不得已又善作小草書小

字如蠅蚊筆遒而法具諦觀之目力茫然皆合義獻之體是又所難也米元章謂大年作畫清麗雪景類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予在京師時嘗偶得大年所作横卷歸田園竹籬茅舍煙林蔽虧迢遞水咫尺千里葭葦鷗鷺宛若江鄉益大年得意畫也表舅唐端仲題詩云聞君新得小山川畫手從來郜雍賢不學農夫焉用稼若為王子豈知田我真壠上躬耕客親見人間小隱天始識何年京様熟菊籬寧似景

龍邉荊籬景門下景也後為吳舅順圖取此軸去今亡於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繪事嘗於錢德輿次權少卿家見所作寒溪小雪横卷翎毛竹木種種皆奇可亞大年云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為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即令洗墨濡毫其一縱横各作十九畫成一

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䠶帖其筆之麗細間架疎容無毫髪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

熈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以謂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録叅杜子方司户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駮不當劾三掾皆罷州委秀州倅張濟鞫勘許其獄具即以才薦竟論沉香死故東坡送三掾詩云殺人無

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懟終不免可不戒哉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脉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井芙蓉丈八盆伏

流飛空潄其根時四月二十日也閏四月三日乃有

英州之命其後謫恵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

遷謫雪浪之名廢而不問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

歸之命明年夏方至吴中時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

雪浪齋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九月聞公之薨乃

作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蕭齋於焉食

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賢閲古皆經貶逐玉井芙

蓉一切牵復云云其詞曰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

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山中酒重添丈八盆

公兮不歸北萬里一招魂思賢閲古皆中山後圃堂名也

鎮江府兵火之餘有石一株在瓦礫中勢如掀舞色紺而澤竒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子歲頴川陳良叅叩尹延陵獲此石置西齋之前銘曰崖崖峩峩蒼翠其多是稟混元非因琢磨置於庭隅公退常過疑乎乃身居高之阿後期來者見茲若何其後又有

令人刻字云皇宋治平丙午歲仲夏晦日邑令掌文紀於壞垣得之立於此後為都統王侯勝所得移置於所居園中有一士大夫見而愛之紿曰此本吾家舊物也先君平昔寶惜之不意尚存於茲願復歸我王欲許之有一將校聞之謂主帥曰不可與之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語恐朝廷聞之來取之當以此意拒之王用其說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興元元年也距今紹興上元甲子三

百六十年矣堅頑閱世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壽也

婦人之纒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

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

此步步生蓮華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

新詠皆六朝詞人纎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

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

言稱纒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

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詠屧子

詩云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飲席刻木為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僛僛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盃謂之勸酒胡程俱致道嘗作詩云簿領青州掾風流麹秀才長須頫拍浮手持贈合歡盃屢舞回風急傳籌向羽催深慙偃師氏端為破愁來或有不作傳籌但倒而指者當飲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漚鬱餘花所不及也一種色黄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種色白淺而花小者香短清曉朔風香來鼻觀真天芬仙馥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故張芸叟詩云竚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蓋謂是也王以寧周士道中聞九里香花詩云不見江梅三百日聲斷紫簫愁夢長何許綠裙紅帔客御風來獻返魂香近人採花蘂

以薰蒸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開香正濃時就枝頭採擷取之以女貞樹子俗呼冬青者搗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釉磁瓶中以厚紙羃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裛裛中人如秋開時後入器藏可留久也樹之幹大者可以旋為盂合茶托種種器用以淡金漆飾之殊可佳也

晁無咎和李秬雙頭牡丹有云二喬新獲吳宮怯雙隗初臨晉帳羞月地故應相伴語風前各是一般愁政

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晁冲之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於中國李生者門第尤峻叔用追往昔成二詩以示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來京華縱步曾游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楊柳垂珠箔窻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章華青鳥雙邀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户葉迎人桃出

隔墻花鬢深釵暖雲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莫作一生惆悵事鄰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陶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葢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

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於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

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網必為之儻不諾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為可惴惴然不敢少解也豈獨若是乎近時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士大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

乎之易惑故牽於閭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嘆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福以饕餮於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於嶽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為一革之木居士既為今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托以惑衆此尤可笑云

東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興必訪之一日
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
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
歐陽文忠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往行見於國史
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予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
當世望之云嘗載於瀧岡阡表瀧岡阡葢歐陽氏松
楸壠名也今不傳於世惜其遺没因識於此
一云公於為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

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於死非已殺人者多活之其為河北轉運使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已完而富相出為宣撫使懼其復為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

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寃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幾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者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害於未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力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有

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因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

二云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删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

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局舊例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為日且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三云范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公

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亦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

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逺如此公知頴州時

吕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黙時人未甚

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

四云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頴移南

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

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

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

埽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為毁譽而更守陳

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今亦附於此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手學書樞密院東廳

一云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必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必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

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近時凡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必有如此句也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餘文字盡然

二云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玆所以為難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蘓氏父子以四

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於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三云空梁落燕泥未知警絶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讐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耶大風起兮雲飛揚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終非己有又何必區區於攘竊哉

四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静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當不足耶書十年不倦當得名虚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五云自𮞡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絶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

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十餘年竟何如哉

六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而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七云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

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静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往復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説但恐未必然也然自謂好畫者必不能知此也

八云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琹惟石徽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於目

昏者為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徽直以老而目暗耳余家石徽琹得之二十年昨因患病手中指拘攣醫者言惟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謂惟彈琹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九云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

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誠可笑然二子名稱髙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羇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之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髙希深曰清苦之意

在言外而見於言中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晏公曰世傳寇萊公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者耳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句亦與希深所評者類耳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右永叔所書九事項在京師貴人家見之書之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愛而錄之然其間稱馬放降來地及春生桂嶺外之句并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筠雞

聲茅店月之工與夫賈島哭僧之誚皆已載於詩話
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録但其言或
不同故不敢刪削併録之云
何遜子楚作春渚紀聞云闗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
阮逸著撰予考之唐藝文志及本朝崇文總目皆無
之子楚之言或然也又云龍城記乃王銍性之作樹
萱録劉燾無言作予謂性之之偽作龍城記果不誣
而樹萱録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自有此名豈無言所

作也此書所載諸事近於寓言而諸篇詩句皆佳絶葢唐人之善詩者為之如江聲𦙍小雨暝色入啼猿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網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皆警絶非近人所能也

墨莊漫錄卷八

墨莊漫録卷九

宋 張邦基 撰

李淳風論辯真玉云其色温潤如肥物所染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絶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此真玉也予頃在唐州見任布衣政之孫諭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蟻鈌惟有兩粟大赤黝葢尸沁也以綿繩挂之擊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

淳風之説與世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為一中都一貴人取去自是不復再見也

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封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東坡作長短句洞僊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凉無汗者公自敘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

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蘂夫人夜起納涼於摩訶池上
作洞僊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乃為
足之近見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
洞僊歌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錢唐有老尼能誦後
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
予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
乃全載孟蜀主一詩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
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横雲鬢亂三更庭院

悄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换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僊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隱括稍協律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説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叙乃云是洞僊歌令盎公以此叙自晦耳洞僊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

琹阮皆樂之雅者也琹則人多能之而藝精者亦衆至阮則人罕有造其妙者中都盛時有醴泉觀道士王

慶之頗有此樂同時有安敏修者以此藝供奉上前
徽廟顧遇厚於倫輩二人者其能相抗乎在京師皆
嘗聽之慶之則閑雅多則古曲優逸不迫敏修則變
移宮徵抑怨取興雜以新聲然皆妙手絶藝也後慶
之不知存亡敏修被虜北去未幾竄而南歸今習阮
者未有能及此二人也
劉棐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嘗賦咸陽二絶云父老壺漿
迓義旗亡秦誰復為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二金

人合淚垂玉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煙空却緣火是秦人火只與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題詠他詩亦稱是

華亭縣有寒穴泉與無錫惠山泉味相同並嘗之不覺有異邑人知者亦少王荆公嘗有詩云神泉洌冰霜高穴雪與平空山渟千秋不出鳴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酲

西京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

以花為屏帳至於梁棟柱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挂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淮揚日亦效洛陽亦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為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朶吏緣為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為政之惠利於民率皆類此民到於今稱之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之馬走千里王命官屬休留祝沉豪牛歃玉大宛兒凡此四皆出此書也留皈彥和博學之士予先君有此書彥和借往讐校乃題其後云晉中書監令荀公曾知嶠所上篆文穆天子傳六卷即太康二年汲冢人準盜發魏襄王墓所傳竹書也按束晳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

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冒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葢并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民之吟黄澤之謡黄竹之詩其辭皆雅馴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異聞矣甞考漢書地理志京北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京兆之鄭先儒謂之鄭班固曰周宣王弟桓公邑應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

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於新鄭不得以咸封初桓公為司徒王室作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以下無西鄭之事瓚說非也今按此書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書天子之入於南鄭葢瓚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癸父自圃鄭來謁葢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理即校書郎

中傳瓚乃公曾嵩所部校穆天子傳官屬也故因取
此傳以注漢書然傳稱南鄭瓚西鄭所未詳其所以
異豈近世傳寫之誤也漢中之鄭為南鄭不應京兆
之鄭復稱南鄭其稱西鄭乃以圃鄭為東耳西鄭穆
王出遊反必入焉豈非以其所都故耶說非王都亦
圻內近地也邦冢在畺地畿內諸侯當在邦都其內
為縣又其內為都則西鄭之於鎬京殆可為公邑而
已亦不足以為國也且是時已有圃鄭矣則不必因

桓公之子從周東遷乃得鄭名然謂之新鄭又果何耶雖然如瓚之說亦豈全非哉亦汲冢中竹書唯此書及師春行於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復已亡逸

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紃謂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蘂香詞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粧粉指印窻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簾影參差滿院予見張籍吳楚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

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乃知唐時已有此忌循習至今也

李博宣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陛對徽宗問曰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内丹之術可具術以進博曰陛下盛德廣淵睿智日新學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容臣具術以聞明日乃進曰臣聞内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真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

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此始矣葢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真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敗氣住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

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嚥納乎故曰一嚥二嚥雲
蒸雨至三嚥四嚥內景充實七嚥九嚥心火下降腎
水上昇水火既濟則內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
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删其繁衍撮其樞要直書其
訣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
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
目主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藏五藏仰向合口鼻中引
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

引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寧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為進火一周天俟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行水候行水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為一處多多益辦俟甘而熱即閉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為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敘曰五行水火為初人生水火為急此

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真之士初行須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為真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虞謨君明修養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子前後多矣率多擬效舊

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為妙王履道
皇帝閤云彤霞犕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層别繞
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閤云玉燕翩翩
入鬢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驂鸞侶來侍長
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有皇后閤云藥笈琅函
受祕文清虛道合玉晨君瑶臺夜静朝真久金屋春
寒閲籙勤妃嬪閤云曈曨曉日上金鋪的皪春氷泮
玉壺繡户緑窻塵不到凝酥點就輞川圖重和二年

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紀當時事也

徐遹予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寧二年

為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賜宴於瓊林苑歸騎

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為群倡所求惟遹

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絶云白馬青衫老得官

瓊林宴罷酒腸寛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宫花醒後

看後仕至朝官知廣德軍謝事而歸

予四明同僚嚴明致養正靖康丙午歳仕廣德軍建平

尉任滿入城批書館於郡之開化寺一夕夢一婦麗容服來訴曰妾四明人也久寓於此未有所歸惟君子哀之為我謀所舍意若求葬也既寤詢諸寺僧有云政和間池陽人彭汝雲為郡從事其子婦張氏死乃殯於城西明教院其後改院神霄宮徙其徒入此寺併移其柩於此僧輩嘗有見之者不以為恠嚴頗疑之未幾考課事竟將返馬時赴郡官會暨歸夜參半矣方就枕復見其人立於帳前泣訴曰知君戒行

有日前懇何如又云欲竭奴心誓殫素志嚴恍惚驚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記其語翌日復詢彭氏則亦託者同也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於後苑瑶津亭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異於空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悅求其像於佛閣中乃羅漢中第十尊者也元絳厚之時為祭政作喜雨詩王禹玉和其韻云紫殿宵稱感聖憂王毫曾降

梵王州慈深三界雲常聚法徧諸天雨自流作弼爲霖狐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云云人多稱之

崔伯易熈寧二年爲國子監直講嘗著熈寧稽古一法百利論五卷逥萬言槩以久任爲要上之召對延和稱旨自此遂擢用徧歷清要矣予嘗求是書於其家今已亡矣惜乎不見於世以此知古人著述亡逸不傳者多矣同時又有臨川吳孝宗子經嘗著三書一曰法語二曰先志三曰巷議舊嘗傳於其姪道逥宗夢

協亦亡於兵火予經予母之從叔也今聞其從孫家尚有本當復傳之

唐庚子西謫恵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冽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如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獨遊云鳥攫春祠敏鳶窺野燒凝醉眠云山静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又芙蓉溪歌云人間八月秋風嚴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變後曾叟筆七國戰處鄒軻談人間二月春光

好溪上芙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枿還芳叢只因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顔紅此興殊新奇也

臣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真謂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巖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臣憶舊說黎明拉客欲識其處未至百步皆曰彼婆娑出衆榮者是臣與希真將前客急止曰此神物也側常有蛇虎守護

必待有道之士以歸若等無得輙近自是每念之或入他山中遇樵蘓又訪問焉云往往有見但若在深絕不可到之地元豐己未三月陛下親策進士集英殿三館故事臣得寓直殿廊入在銀臺門少四十步許御溝之上有若洞天所望熟視則枸杞也其本圍尺有咫左紐而連理臣亟詢衛士高者對曰聞天聖前尤盛此蒔出苗耳臣益悚然竊語同舍或曰是雖可近而甚祕也冒减仙山神醫嚴乎既而嘆曰下誠

有物耶孕天地陰陽之至和隱端然不可輙至之神今乃自幸託宮槐禁柳之列備一時灑掃之觀是豈浪出而徒然耶偶臣屬昧方士採製餌服之節度未得相與抃舞歡呼隨萬年之觴一供吾君亦臣子心願目想而深可愧恨憮然者因感而成詩姑有待焉云云予因是知一物生得其地乃爾悠久彼南嶽之叢與銀臺之本雖遠近之有殊其為深根固蔕無芟翦之患則所云云予方居山小隱當蒔百本以供擷芼

雖未能擬西河女子之壽亦足豈天隨子之七哀也

王直方立之父名棫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姸麗王嘗以蠟梅花送晁無咎無咎以詩五絶謝之有云芳菲意淺姿容淺憶得素兒如此梅

李廌方叔嘗飲襄陽沈氏家醉中題侍兒小瑩裙帶云旋剪香羅列地垂嬌紅嫩緑寫珠璣花前欲作重重結繫定春光不放歸後小瑩歸郭汲使君家更名豔瓊尚存也他日訪之乃襄陽士族家遂嫁之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户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户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髙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黄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蕋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黄名之以籧篨作棚屋圍幛復張青帟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數百千予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

剪以進於内府衆園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為常他時復來索此品何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予妹夫王從一太初著東郊語録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説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鐘時按南史裴皇后傳載齊永

明中上數游幸諸苑囿載宮人從車置內深隱不聞端門皷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更三皷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鐘有自來矣予以為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葢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沈遼睿達以書得名楷隸皆妙嘗自湖南泛江北歸舟過富池值大風波濤駭怒舟師失措幾溺者屢矣富池有吳將甘寧廟往來者必祭焉睿達遥望其祠以誠禱之風果小息乃得維岸乃述寧仕吳之奇謀忠節作贊以揚靈威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軸以留廟中而去其後乃為過客好事者取之是夜神夢於郡守使還之明日守使人訊其事果得之復畀廟令掌之近聞今亦不存矣

靖康初韓子蒼知黄州頗訪東坡遺迹常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悼悵作詩而歸又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獻子蒼云兒時宗伯寄吴州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盤常見水人猶惡鶻有危棲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樓然黄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故壘西邉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之

上有烏林赤壁葢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泝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則此真敗䰟軍之地也

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而棘長條而紫心者為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為木香題詠者多當記周無外云暖風吹麝入鉛華不肯隨春到謝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應和月怨梨花韓維持國云平生為愛此香濃仰面常迎落架風

每恐春歸有遺恨典刑元在酒盃中未若張文潛云紫皇寶輅張珠幰玉女熏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又未若黄魯直云漢宮嬌額半塗黄入骨濃薫賈女香日色漸遲風力細倚欄偷舞白霓裳

墨莊漫録卷九

墨莊漫録卷十

宋 張邦基 撰

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亡此集近讀曲洧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汴人有吴生者世為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髙郵廼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兄子賫金繒數百千南適錢唐道出晉陵艤舟於望亭堰下是

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頽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被髮持火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蛟綃文錦之衣顔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向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

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葢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為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於林中不見將掩闗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戱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髙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

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惮儻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劔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劔鏡耳精與鬼則畏夫劔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劔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偽變者也以偽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畧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

生曰舟檝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日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欷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曲轅先生又嘗作傳記陳明遠再生事云明遠陳氏字

也名公闢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遊普照王寺時羣僧會齋於南院明遠遶浮圖自西廂趍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僧緻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遽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緊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者僧細諷自若明遠從後聽之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予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觀予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喜受

之歸明旦取映日則無復光彩一讀之經藏書龍中
明年從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已死三日家人將
大歛覺其體復温移刻稍蘓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反
驚明遠自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
大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桎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
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輙視漸逼大河
府署嚴容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内有考掠聲三卒
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如㦯命者須臾坐卒盡起

擎跪明逺回視一僧乘虚而行過門見明逺植杖而立意若哀憫明逺不覺手桎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祈之僧頋卒取文書畧視徐曰府君知耶纔欲入門而聞府中呼應甚遽有二人服紫服朱趍出迎之其侍衛之盛若世之逹官二人禮僧極恭僧爲語二人俞喜旁睨明逺若夙有罪者僧呼明逺前使自懺悔俄二人詔吏聽還二人亦謝僧去後有吏馳出呼明逺則明逺季父釴釴太學進士

有聞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家事云我當録寃簿三年纔二年爾非佳職也爾歸持尊勝七俱闕呪祈以免我又有故服藏某處幸焚之遺我寄聲親戚如平生復告明遠言世之人寃慎勿復復之勢如索綯焉若有迨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尤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見繫囚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辯羣

吏見僧悉拜有械囚繫以大鐵鏁左右文書沒其首口嘗囁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讞輕重不當又鞭之其餘幾壞明遠竊視之乃其表舅鄭生生為閩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遠泣下頻以手拱僧且目明遠僧笑少以杖指之鏁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囁嚅出血未已也又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食且僧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前大河上虹橋蜿蜒

望彼峴城府樓觀煙霧出其上明遠請往觀焉僧不許曰予過此無復歸矣亟隨僧趍東南來井閭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慘似欲雨時而塗中所遇往往皆昔嘗所見危冠大馬出處前後吏卒替更而迭趍人指以為名勢挾侈決意不屈之士皆趨趄狼狽狀若為物所迫甚者咨嗟涕淚悔快自擲意求有以亡匿而不可得俄及前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思始來時則無有也明遠憂不能渡僧乃執杖端以末授明

遠而導之始涉亦甚淺中流明遠失據將溺因驚呼而甦明遠之復生也桎縛之跡隱然在臂家人持葷飲餉之雖數十年輒掩鼻急遣去瞻視閒僧已在室中香氣異常親族齋戒祈見者必暫覩裙衲杖屨而已僧自是日以先授經義教明遠對其情品說一切世間所有之法即心是佛煩惱塵勞究竟虛妄其音靚圓若霜鍾在庭戶外之人一歷耳驩然自信終身不能忘其聲𡉏謂明遠曰吾即詣某寺齋既去食頃

後還又某氏齋私飲某僧酒獨不齋耳他時為之未免有罪時多疑以僧伽大師者明遠請焉僧曰僧伽吾師也幾一月明遠軀體復壯僧告去曰後十四年吾侍子於祖山明遠問祖山曰廬阜遂去陳氏後求釴故衣果得於其處緇徒呪而火之明遠毋素好釋氏悉疏其齋雖遠數百里必使人驗之明遠并告以類狀具言有是爾飲僧家聞之終身不飲酒然明遠嚮所懺之罪今反不復能記豈昔偶萌之於心不

自引悔而神道已録以為非耶抑他生所為不復自省而幽冥記人功過誅賞有時而宴安人之茍為得以自闕則跬步之間不可以為恐懼耶至和三年八月明遠歸莆田以故人訪予且出所授經具道其事欲予記之予固以恠其人爽辨譙畏不類向時其志真若有所得然未暇從其請也今年其兄公輔調官京師特過予復以為言予與公輔遊十五年矣今示稱其弟所為如予嘗所恠者則明遠由是而有聞儻求

之益勤修之益明守其詁言不為富貴貧賤毀譽之所遷則其所至也豈易量哉因起奮筆直載始末明遠所述益多其間有與佛經外史若世人已傳之事畧相同者不復更録明遠父名鑄今為尚書都官郎中通判廣州曲轅子記予覿崔公所記抑亦異矣彼鄭生者以法自名而獲罪若是吁可畏哉三尺者輕重不可踰而法家流鮮思寡恕多論刻苛容於心已不逃於陰譴矣若能平反明慎天必以善應之臨政

者於淑問詳讞寧可忽諸

襄陽天僊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扃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閴其無人有二白鴿翻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者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摹傳其本大觀初有娑覓

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
面正長一尺寛以為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
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寛震悸而墜損其左手
僧教寛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禦侮於像法事
者怒其慢瀆耳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喜揮翰雖在政府暇
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凡九事乃抄之今因
載於此

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宫殿榜蔡邕作飛白是八分字耳是以古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衛恒作散隸是用飛白筆作隸字也故又云散隸終飛白金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小小鉛刻之陰或刻隸字也許昌羣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為隸書而不知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往往從而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為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耶嗚呼目前

淺近之事畧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妄惑不可指示之如此耶顧欲與其論書學之本與用筆作字之微妙旨遠而意深者安可得哉蓋不趨於鍾皷樂鶡周公之服被猿狙也事之類此者多矣

二云書云六藝之一古人列之於學以相傳授則學者始習之已久詳知其規矩法度與所以為書之意矣精而熟之不妙且神何待耶戰國秦漢以來其學猶未絶也故學者尚有前世之風烈至於名家乃多父

子祖孫豈不由師授傳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衛索王庾諸人是也會之於繇真父子也逸少子敬殆將鴈行矣

三云吾頃見蘓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叅政所收古書畫盡付幼子掌之既薨諸兄弟以其素所愛不復取悉以畀之所與共者十一二而已其後叅政之幼子官洪州卒于官因不歸其子幼弱已而遂絶書畫皆散失不復存今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爾然

足以多甲士族也使其在者不知其當如何也必有
魏晉名迹矣惜哉
四云宣州筆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筆擇毫淨捲心圓便
是工夫鋒之長短尖齊在臨時耳處處皆能要自指
教令精意而已無他奇也
五云張侍禁筆甚佳一管小字筆寫二十萬字尚寫得
如此是少比也盧管使十倍不及是其手生也凡習
熟之與生疎豈不相遠哉學者須先曉規矩法度然

後加以精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極心悟妙理心手相應出乎規矩法度之外無所適而非妙者妙之極也由妙入神無復蹤跡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曉規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於心悟而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至於神要之不可無師授與精勤耳凡用筆日益習熟日有所悟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矣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

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學佛者悟吾此語可以撒手到家矣妙哉妙哉真至理也

六云吾每論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少分若直爾低頭就其規矩之內不免為之奴矣縱復脫灑至妙猶當在子孫之列耳不能鴈行也況於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禪家有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悟此語者乃能曉吾言矣夫於師法不傳字學

廢絶數百年之後欲興起之以繼古人之迹非至强神悟不能至也

七云學書須先極取骨力骨力充盈有羡乃漸變化收藏至於潛伏不露始為精妙若直爾暴露便是柳公權之比張筋努骨如用紙武夫不足道也

八云楊小漕言其兄官江夏有道人自稱吕充主時時延之學院中二姪幼小頗勤待之或言事往往有驗一日忽再三言云惡人將至矣須急避之時衆人亦

不甚留之暫爾徑渡江表人但訝其所謂惡人者何也是夜忽提刑喻君涉至州州郡都不知之乃是乘便風一日行六七程徑至岍下耳喻到則遣人訪求呂不見踪跡喻乃親自密問得與一人往還至熟呼之至即岑文秀也詰其所得云無有喻作聲色且將笞之岑終言無喻不信遣熟事吏往搜其家乃於神堂壁中得所與岑長歌一首是言內事岑乃云呂實付此詩云汝今未曉異日當為子詳說之喻乃云呂

即呂先生也其名亢圭是解拆先生二字耳亦不知其定如何也衆乃悟所謂惡人者指喻耳是恐其迫逼求之也

九云吾今日取君謨墨迹觀之益見其學之精勤但未得微意爾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筆嫩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謝唐人李建中學書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氣特甚葢其初出於學張從申而已君謨少年時乃師周越中始知其非而變之所以恨弱然已不

謂其能變之至此也吾若少年時便學書至今必有所至所以不學者常立意若未見鍾王妙蹟終不妄學故不學耳比見之則已遲晚故悟學皆遲今但恐手中少力耳若手中不乏力不甚衰疲更二十年決至熟妙處此須當精勤乃可若不極精勤亦不能至也凡學者可以不自勉乎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西齋東窻大滁翁書時卜至後一日也

重和戊戌歲平江有盤門外大和宫相近耕夫數人穴

一塚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極寛如厦屋然復有數門扃鐍不可開耕者得古器物及鴈足鐙之類以為銅也欲貨之孰視之乃金因分爭至官時應安道逢原為都守盡令追索元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觀者如堵其中四壁皆繪畫嬪御之屬丹青如新畫手殊竒妙有一祕色香爐其中灰炭尚存焉諸卒爭取破之塚之頂皆畫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見棺柩意其在重室内也又得數器而出乃掩之後

考圖經云吳孫破虜堅之墓也然考之吳志堅薨葬曲阿未詳此果何人也

宋次道春明録退朝録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為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政和丙申歲先君為真州教官時朝廷頒雅樂下方州儀真學中建大學庫屋積新瓦於地一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海棠寒蘆水藻種種可玩如善畫

者所作詹度安世為太守諷學中圖繪以瑞為言欲諛於朝先君不從乃已

俞紫芝秀老荆公客也能詩公極善之嘗有詠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緑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别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愁為人所稱賞

世畫骨觀作美人而頭顱白骨者僧德操題其上云白

骨纖纖巧畫眉髑髏楚楚被羅衣手持紈扇空相對

笑殺傍觀自不知

元祐以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暕士字叔益令時

皆有篇釋聞於時然近屬環衛中能翰墨尤多

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長短句嘗見十許篇於王之孫

闕二字皆可儷作者不能盡載如上元扈蹕作瑤臺第

一層云嶰管聲催人報道嫦娥步月來鳳燈鸞炬寒

輕簾箔光泛樓臺萬里正春未老更旁鄉日月蓬萊

從仙仗看星河銀界錦繡天街歡陪千官萬騎九霄
人在五雲堆赭袍光裏星毬宛轉花影徘徊未央宮
漏永散異香龍闕崔嵬翠輿回奏仙韶歌吹寶殿樽
罍每使人歌此曲則太平熙熙之象恍然在夢寐間
也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
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於
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

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
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我今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
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髙而閑
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
夜珣乃省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
悲駭知緯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
山下石臺可即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為像一塑遂
肖其容狀州縣以緯別無功績不敢聞於朝而鄉人

歲時但即其墓而祭之

宋宣獻公綬宮梅詩云閬苑春多非世境層城花早出宮欄用梁簡文帝梅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苑之中梅花特早偏能識春之語也

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度年方笄也山谷殊歎惜之其家蓋閭閻細民也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荊南太守馬瑊中玉水仙花詩有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

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益有感而作後數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頓挫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濟州士人鄧御夫字從義隱居不仕嘗作農歷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種蒔耘穫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要術尤為詳備濟守王子韶嘗上其書於朝今未見傳於世嘗訪於藏書之家或有見者

王禹偁元之久為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明

不知舉首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為主文常在試闈戲書考簿後云黄州才藻舊詞臣幾歎門生未有人自笑晚遊金馬客曾來三鑠貢闈春

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琹阮圖殊有宮禁富貴氣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時黄魯直謫宜州過而見之歎愛彌日大書一詩於黄素上云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根急薄粧無

意添琹阮相與娛聽絃不停手數腴竹馬郎跨馬要

折柳其盡後歸禁中而詩不見於集也

江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

林苑宴謝頒氷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清得

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豳雅之春開受命知榮

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

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盌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

壺之潔

韓子蒼與曾公衮吳思道戲作冷語子蒼云石崖蔽天雪塞空萬仭陰壑號悲風纎纊不御當玄冬霜寒墜落冰谿中斲冰直侵河伯宫未若冷語清心骨公衮云萬山雲雪陰霾空千林霧凇水摇風凍河徹底連三冬嘉平曉獵峭函中十二律吕相與宫安得此侯踈煩骨思道云闕十八字思如冬露下紫微花影中長哦白雪明光宫衆泉湧此萬卷骨此格起於晉人之危語也

湯泉有處甚多大熱而氣烈乃硫黃湯也唯利州褒禪山相近地名平痾鎮湯泉溫溫可探而不作火氣云是朱砂湯也人傳昔有兩美人來浴既去異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過浴池上作詩云華清賜浴記當年偶託荒山結勝緣未必興衰異今昔曾經天女卸金鈿

鼂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漢上題

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長跪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予少年在湘陽曾紘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無若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峰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敺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深涼颸城壓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逼谷化為鮮雲蓋前人未道者不獨此爾其他刻峭清麗者不可概舉學為

文者不可不成誦也

墨莊漫録卷十